

論道德

子曰：「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」曾子曰：「唯。」子出，門人問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」《里仁》15

子曰：「巧言亂德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」《衛靈公》26

子曰：「道聽而塗說，德之棄也。」《陽貨》14

子曰：「鄉愿，德之賊也。」《陽貨》13

論仁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「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」顏淵曰：「請問其目。」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顏淵曰：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《顏淵》1

仲弓問仁，子曰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仲弓曰：「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《顏淵》2

樊遲問仁，子曰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《子路》19

子張問仁於孔子。孔子曰：「能行五者於天下，爲仁矣。」請問之。曰：「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則不侮，寬則得眾，信則人任焉，敏則有功，惠則足以使人。」《陽貨》6

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！堯舜其猶病諸！」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《雍也》28

子曰：「仁遠乎哉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」《述而》29

子曰：「里仁爲美。擇不處仁，焉得知？」《里仁》1

子曰：「當仁，不讓于師。」《衛靈公》36

子曰：「不仁者，不可以久處約，不可以長處樂。仁者安仁，知者利仁。」《里仁》2

論孝

有子曰：「其爲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鮮矣。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！」《學而》2

孟懿子問孝。子曰：「無違。」樊遲禦，子告之曰：「孟孫問孝于我，我對曰：『無違。』」樊遲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生，事之以禮；死，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」《爲政》4

子遊問孝。子曰：「今之孝者，是謂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」《爲政》7

子夏問孝。子曰：「色難！」有事弟子服其勞；有酒食，先生饌。曾是以爲孝乎？」《爲政》8

子曰：「事父母，幾諫。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不怨。」《里仁》18

子曰：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」《里仁》21

曾子曰：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」《學而》9

論教育學習

子曰：「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，謹而信，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」《學而》6

論政

子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《爲政》1

論修身處世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友，損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，益矣。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損矣。」《季氏》4
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「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。」《顏淵》23

子曰：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《學而》14

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」《學而》4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。過則勿憚改。」《學而》8

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驕且吝，其餘不足觀也已！」《泰伯》11

子夏曰：「賢賢易色；事父母能竭其力；事君能致其身；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」《學而》7

子曰：「已矣乎！」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。」《公冶長》27

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《子張》21

子曰：「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」《衛靈公》29

子曰：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；不患莫己知，求爲可知也。」《里仁》14

子曰：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《衛靈公》19

子曰：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怨矣！」《衛靈公》15

或曰：「以德報怨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《憲問》34

子曰：「貧而無怨，難；富而無驕，易。」《憲問》11

子曰：「放於利而行，多怨。」《里仁》12

子曰：「衆惡之，必察焉；衆好之，必察焉。」《衛靈公》27

子曰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《衛靈公》16

子曰：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《憲問》27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」《里仁》2

子曰：「其言之不忤，則爲之也難！」《憲問》2

子曰：「唯仁者能好人，能惡人。」《里仁》3

子貢曰：「君子亦有惡乎？」子曰：「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；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；惡勇而無禮者；惡果敢而窒者。」曰：「賜也，亦有惡乎？」「惡徼以爲知者；惡不孫以爲勇者；惡訐以爲直者。」《陽貨》24

孔子曰：「益者三樂，損者三樂：樂節禮樂、樂道人之善、樂多賢友，益矣；樂驕樂、樂佚游、樂宴樂，損矣。」《季氏》5

子曰：「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」《子罕》24

子曰：「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」《子罕》27

子曰：「可與言，而不與之言，失人；不可與言，而與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」《衛靈公》7

子曰：「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」《衛靈公》22

孔子曰：「侍于君子有三愆：言未及之而言，謂之躁；言及之而不言，謂之隱；未見顏色而言，謂之瞽。」《季氏》6

子曰：「法語之言，能無從乎？改之爲貴；異與之言，能無說乎？繹之爲貴；說而不繹，從而不改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！」《子罕》 23

有子曰：「信近於義，言可複也；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；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」《學而》 13

子貢問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」子曰：「其‘恕’乎！」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」《衛靈公》 23

論君子

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。」《爲政》 13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「修己以敬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人。」曰：「如斯而已乎？」曰：「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、舜其猶病諸！」《憲問》 42

子曰：「君子不器。」《爲政》 12

子曰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，學則不固。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，過則勿憚改。」《學而》 8

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；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」《雍也》 16

子曰：「君子之于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《里仁》 1

曾子曰：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君子人與？君子人也。」《泰伯》 6

子夏曰：「君子有三變：望之儼然；即之也溫；聽其言也厲。」《子張》 9

論君子與小人

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小人反是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和而不同；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：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；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泰而不驕；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上達；小人下達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固窮；小人斯濫矣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求諸己；小人求諸人。」

子曰：「君子不可小知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知也。」

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

子之武城，聞弦歌之聲，夫子莞爾而笑曰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？」子游對曰：「昔者，偃也聞諸夫子曰：『君子學道則愛人；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』」子曰：「二三子！偃之言是也；前言戲之耳！」

論士

子曰：「士志於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」《里仁》9

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」《泰伯》6

子張曰：「士見危致命，見得思義，祭思敬，喪思哀，其可已矣。」《子張》1

子貢問曰：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子曰：「行己有恥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
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曰：「敢問其次。」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哉！」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曰：「今之從政者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噫！」鬥筭之人，何足算也！」《子路》2

論古人

子曰：「大哉！」堯之為君也。巍巍乎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；巍巍乎其有成功也；煥乎其有文章。」《泰伯》19

子曰：「巍巍乎！」舜、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。」《泰伯》18

子曰：「禹，吾無間然矣！」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；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；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。禹，吾無間然矣！」《泰伯》21

微子去之、箕子為之奴、比干諫而死。孔子曰：「殷有三仁焉！」《微子》1

子貢曰：「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！」子曰：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」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！」《憲問》17

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。《公冶長》16

子貢問曰：「孔文子，何以謂之‘文’也？」子曰：「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‘文’也。」《公冶長》15

子曰：「巧言、令色、足恭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匿怨而友其人，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」《公冶長》25

孔子為人

子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。《述而》4

孔子於鄉黨，恂恂如也，似不能言者。其在宗廟、朝廷，便便言，唯謹爾。《鄉黨》一

子絕四：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。《子罕》4

子釣而不綱，弋不射宿。《述而》26

顏淵、季路侍。子曰：「盍各言爾志？」子路曰：「願車、馬、衣、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」顏淵曰：「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」子路曰：「願聞子之志。」子曰：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」《公冶長》26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「敢問死？」曰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《先進》11

子食於有喪者之側，未嘗飽也。子於是日哭，則不歌。《述而》9

廋焚。子退朝，曰：「傷人乎？」不問馬。《鄉黨》12

子曰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《述而》15

子貢曰：「有美玉於斯，韞櫝而藏諸？求善賈而沽諸？」子曰：「沽之哉！沽之哉！」我待賈者也。」《子罕》12

葉公問孔子于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「女奚不曰：『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雲爾！』」《述而》18

子曰：「蓋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無是也。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《述而》27

長沮、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：「夫執輿者爲誰？」子路曰：「爲孔丘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與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是知津矣！」問於桀溺，桀溺曰：「子爲誰？」曰：「爲仲由。」曰：「是魯孔丘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」耷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，夫子憮然曰：「鳥獸不可與同群！」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《微子》6
叔孫武叔毀仲尼。子貢曰：「無以爲也。仲尼，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逾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得而逾焉。人雖欲自絕，其何傷於日月乎？多見其不知量也。」《子張》24

孔子弟子

子在陳曰：「歸與！」歸與！」吾党之小子狂簡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」《公冶長》22

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；其餘，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《雍也》5

子曰：「賢哉！」回也。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！」回也。」《雍也》9

哀公問：「弟子孰爲好學？」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！」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《雍也》2

子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，不愚。」《爲政》9

子謂顏淵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！」子路曰：「子行三軍則誰與？」子曰：「暴虎馮河，死而無悔者，吾不與也。必也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《述而》10

子曰：「衣敝緼袍，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者，其由也與！」『不佞不求，何用不臧？』子路終身誦之。子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？」《子罕》26

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。從我者，其由與！」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《公冶長》6

子曰：「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！」子路無宿諾。《顏淵》12

子曰：「孝哉！」閔子騫。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《先進》4

季康子問：「仲由可使從政也與？」子曰：「由也果，于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賜也達，于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求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求也藝，于從政乎何有？」《雍也》8

孟武伯問：「子路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又問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「求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求也，千室之邑、百乘之家，可使爲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「赤也何如？」子曰：「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」《公冶長》7

孟子選讀

◎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；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鱉不可勝食也；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

不違背農耕的時令，糧食就吃不完；池中不用細密的漁網，小魚便不會被抓，魚鱉自然也就吃不完；斧頭順著時節入山林砍伐的話，木材就用不完了！

◎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，不負載於道路矣。七十者，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！

嚴格落實學校教育，用孝悌的道理來開導人民，那麼頭髮頒白老人就不會背負重物走在街道上！一個人若能做到讓滿七十歲的老者穿著絲織品且能吃肉，且讓所有百姓不挨餓受寒，卻無法稱王是不可能的！

◎寡人恥之，願比死者一洒之。

我對這感對羞恥，及願意替那些為國戰死的人洗雪恥辱！

◎曾子謂子襄曰：「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；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懼也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」

你好勇嗎？我曾經聽孔子說過真正的大勇啊！當自我反省後，要是義理不正，雖說對方只是一個穿粗布寬大衣服的平民，我能不因愧疚而害怕嗎？若自我反省後，義理正當，那雖說對方有千萬人，我也必定勇往直前啊！

◎詖、諂、佞、諛，知其所蔽；淫、辟、邪、僻，知其所陷；遁、辭、知其所窮。（知言）

聽那偏頗的言詞，就明白他被何事所矇蔽；聽那放蕩的言論，就明白他的心為何陷落；聽那不正的言詞，就明白他的思想背離正道之處；聽他逃避的言詞，就明白他不足之處。

◎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；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；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，吾未能有行爲。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

◎其爲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——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。謂其人曰：「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」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爲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

它作為一種氣，極為盛大剛強，靠正直去培養它而不傷害它，就會充塞天地之間。它作為一種氣，要和義與道配合——沒有這些，它就會萎縮。它是集合義而產生的，並非襲取偶合正義的舉動就能取得。如果行為有愧於心，氣就萎縮了。因此我說告子不懂得義，因為他把義看作是外在的東西。浩然之氣要培養它不能停止下來；心中不能忘記它，也不妄自助長它。不要像宋國人那樣：宋國有個擔心他的禾苗不長而去拔高它的人，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中，對家人說：「今天累極了，我幫助禾苗長高啦！」他的兒子趕忙跑到田裡看，禾苗已經枯死了。天下不助苗生長的人實在很少啊。以爲養氣沒有用處而放棄的人，就像是不給禾苗鋤草的懶漢；妄自助長它生長就像拔苗助長的人，非但沒有好處，反而危害了它。

◎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爵也；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，而人爵從之。今之人修其天爵，以要人爵；既得人爵，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

也，終亦必亡而已矣。

◎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治於人者食（ム、）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，天下之通義也。

勞心的人治理人們，勞力的人受人治理。受人治理的人負責供養人們，治理的人則受人供養，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呀！

◎孟子曰：「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；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（フム、）愧於人，二樂也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三樂也。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」

◎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；得志與民由之，不得志獨行其道；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謂大丈夫！

住天下最廣大的房子，站立的是天下最中中的地位，行走的是天下最寬廣的道路。當人生得意時，便與人民一起順著大道前進；若不得志時，便獨自一人行道；身處富貴卻心不紛亂，身處貧窮卻不轉變志向，受到威武恐嚇卻不屈服，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男子漢大丈夫呀！

◎詩云：「其何能淑，載胥（トク）及溺。」

（政治）怎麼可能會好呢？君臣只有相互沉溺在苦海之中罷了！

◎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；有本者如是，是取之爾。

有源頭的泉水滾滾湧出，不論白天黑夜從不停止，經過坑洞時必定將它填滿再往前繼續流動，一直流到海中去。有本源的萬物正是如此，就是這點可取啊！

◎伯夷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

伯夷眼睛不看邪惡的顏色，耳不聽淫靡的聲音；不是他所認為的有道之君就不臣事；不是他認為的善良之民就不任用。天下安治他就出任；天下紛亂他就退隱。出現暴政、聚集暴民的地方無法居住。他認為與粗鄙的人相處，有如穿朝服戴朝冠坐在泥炭堆中。商紂的時候，他隱居在北海之濱，等待天下清明的時代。因此聽到伯夷風骨的人，即使頑固的人也會廉潔賢明；即使懦弱之人也會立定志向上進。

◎柳下惠，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，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「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？」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

柳下惠，不以事奉昏君為羞恥，也不因是擔任卑微小官而推辭。當官時絕不隱藏自己的賢才，必定用中正之道全力以赴。如果有一天自己被遺忘而不受重視時，也不會怨恨；就算是處在困窮的境地，也不會憂愁。當與無知的鄉里俗人相處時，也能自得而不忍離去呀！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你雖然在我身旁赤身裸體，又如何能羞辱我的德行呢？」

◎孟子曰：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

有如在奏樂時，要敲起金鐘來發聲，最後再擊玉磬來收音的情況吧！

◎「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『操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ト一尤、。』惟心之謂與！」

因此若得到適當的培養，沒有事物是不增長的；如果失去了適當的培養，沒有東西是不消亡的。正如孔子所言：「只要能操持得住就會存在，一旦捨棄不管便會亡失；它的出入是不定時的，也沒有人知道它的方向。」大概是在講人的心吧！

◎仁，人心也；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

仁善，是每個人的本心；而道義，則是每個人的康莊大道。但往往有些人，捨棄康莊大道而不去走，放失仁善的本心而不知找回，真是悲哀啊！

◎孟子曰：「人之有德、慧、術、知者，恆存乎疢疢之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」

舉凡人們能深具品德、智慧、道術及才智，經常是在苦難當中磨練出來的。唯有被國君疏遠的臣子與庶出的孽子，正因為他們操持心思時時畏懼，也時時深刻地擔憂災患，因此才能比一般人通達事理呀！

◎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；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

觀察水是有方法的，必定要先細察水的波瀾；而太陽、月亮有其亮度，再小的空隙，光線也一定會照到！流水這東西，當經過坑窪時，沒有先填滿坑洞，便不會繼續往前流動。這道理就好比君子立志於大道之上，尚未在品德、智慧上具備條理之前，是不可能通達的呀！

◎孟子曰：「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；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」

◎孟子曰：「有爲者，辟若掘井，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也。」

有所作為的人，譬如挖掘水井般，挖井挖到七丈二尺深還沒見到泉水，就這樣放棄的話，那這仍舊是一口無用的廢井呀！

◎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；有成德者；有達財者；有答問者；有私淑艾者。

君子用來教人的方法有五種：「如及時雨能滋潤草木一般；順著對方固有的德性加以培養成就；順著才能而使之通達；針對問題作答覆，使之不再迷惑；幫助那些無法及門受業的人，私下讀書進取，好好地來修養自己的」